

中学生文库

JESHENG WENKU

ZH

席勒戏剧故事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学生文库



ZHONGXUESHENG WENKU

席勒戏剧故事

钱春绮 石达平

上海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邵桂珍

封面设计 范一辛

中学生文库 席勒戏剧故事

钱春绮 石达平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崇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36,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本

ISBN7-5320-1080-5/G·1051 定价: 1.95元

目 录

席勒的生平和著作	1
《强盗》	6
《阴谋和爱情》	46
《唐·卡洛斯》	82
《瓦伦斯坦》	107
《奥尔良的姑娘》	150
《威廉·退尔》	191
后记	226



席勒的生平和著作

弗里德里希·席勒是德国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1759年11月10日生于从德意志中分裂出来的封建小邦——符腾堡公国的马尔巴赫城。父亲原是外科医生，后来在公国的统治者卡尔·欧根公爵的军队里当小军官。母亲是面包师的女儿。席勒五岁时，全家迁居洛尔希，他在那里受到牧师莫泽尔的启蒙教育。七岁时，全家又迁居公爵行宫所在地路德维希堡，使他有办法见识到剧场，唤起他对演剧的兴趣。他在该地的拉丁文学校毕业后，于1773年被公爵强迫送进教育官吏和军人子弟的军人养成所（后改名卡尔大学）就学。这个学校由公爵卡尔·欧根亲自担任校长，管理方式完全是军队式的，学生没有任何自由。席勒在该校先学习法律，后转医学。在八年严酷的军校生活中，席勒接受了青年心理学教师阿贝尔的进步思想影响，背地里读了莎士比亚、卢梭、歌德和其他一些“狂飙突进”诗人的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反封建思想。

在毕业前两年，他偷偷地写下了具有强烈反专制主义

思想的剧本《强盗》。

1780年席勒毕业以后，他被派到驻守斯图加特的步兵团里当军医。业余时间仍继续从事写作。1781年戏剧《强盗》出版，次年1月，《强盗》在曼海姆首次公演，引起强烈的反响。5月，再次上演。欧根公爵得悉他手下的步兵团军医未经请假，擅自到曼海姆去参加《强盗》的演出，勃然大怒，下令将席勒处以十四天的行政拘留，并且禁止他再写什么文艺作品。席勒受不了这种压制，于同年9月的一个夜晚，趁公爵举行晚宴时，跟他的朋友一起逃离符腾堡公国，到达曼海姆，想投靠上演他的剧作的剧团。可是那个剧团害怕欧根公爵追问，对席勒非常冷淡，使他不得不在曼海姆近郊靠朋友的资助过着迁徙不定的漂泊生活。他在那里完成了剧本《斐埃斯柯的叛乱》，并进行《阴谋与爱情》的戏剧创作。

1783年，他写出了青年时代最成熟的剧本《阴谋与爱情》，从此蜚声文坛，并且被曼海姆剧团聘为剧团作家。第二年，《阴谋与爱情》上演，又获得成功。但一年后，剧团作家的“饭碗”被敲破了，席勒重新陷入贫困的境地。

1785年，席勒创办了一份演剧评论杂志《莱茵塔利亚》，次年改名《塔利亚》，至1791年共出12期。以后又改名《新塔利亚》。他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创作、翻译和评论文章。

席勒在曼海姆曾得到一位名叫卡尔普夫人的垂青，但这位夫人出身贵族，又是有夫之妇，这场爱情插曲只得中断了。但由于夫人的介绍，使席勒有机会跟魏玛公爵卡尔·

奥古斯特相识，并被聘为魏玛的宫廷顾问。

席勒在贫病交加之中，一位素昧平生的人邀请他到莱比锡去。这位热心人就是德国爱国诗人特奥多尔·克尔纳的父亲克里斯蒂安·克尔纳。

1785年3月席勒到了莱比锡，住在乡下农民的家里，沉浸在温暖的友情之中，使他写出著名长诗《欢乐颂》，歌唱爱情与友谊，号召人们相亲相爱。这首名诗，有几节诗句后来被贝多芬选进他的《第九交响曲》中作歌词，流传于世界。

同年秋，席勒随克尔纳迁居德累斯顿。在那时，他完成了戏剧《唐·卡洛斯》。

1787年7月，由于卡尔普夫人的邀请，席勒到了魏玛，在那里结识了维兰德和赫尔德。他感到打好当作家的基础非常必要，遂沉缅于希腊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并陆续写出了长诗《希腊群神》和《艺术家》以及历史著作《尼德兰独立史》和《三十年战争史》。

席勒在魏玛跟歌德订交，这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1789年2月，歌德已经介绍席勒去耶拿大学担任历史系编外教授，但是直到1794年以后，他们二人才结成终生的友谊，互相提携合作，为德国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1795年到1798年，他跟歌德一起写了许多著名的叙事歌和讽刺短诗。由于歌德的鼓励，席勒还完成了巨型历史剧《瓦伦斯坦》，展现了德国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的历史画面，是席勒历史剧中的力作。1799年，席勒移居魏

玛，跟歌德一起指导剧院工作。这时他完全致力于戏剧创作，陆续写出《玛丽·斯图亚特》、《奥尔良的姑娘》、《墨西哥的未婚妻》和《威廉·退尔》。

席勒还写过许多哲学和美学著作。著名的有《美育书简》、《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等。

席勒在很长的时间里受到贫困和疾病的折磨，他为生计所迫，不得不为了增加收入而拼命写作，以致累坏了身体，终于在1805年5月9日晚逝世，只活了46岁。

德国人民非常崇敬席勒，尊他为德国的民族诗人。海涅在《论浪漫派》一书中这样写道：“席勒为伟大的革命思想而写作，他摧毁了精神上的巴士底狱，建造着自由的庙堂。这座宏大无比的庙堂应该把各个民族像一个亲如骨肉的大家庭那样团结起来，席勒是个世界主义者。”

席勒不仅是德国的大诗人，他也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他的戏剧很早就被介绍到我国来，至今，我国已出版了他的《诗选》、《美育书简》和各个剧本的汉译本。有些剧本还不止有一种译本。他的戏剧也曾由我国的剧团演过，根据他的戏剧改编的电影也在我国上映过。席勒的戏剧曾对我国的戏剧家（如郭沫若、田汉、李健吾）产生过影响，特别是田汉，他早年不但爱好席勒，而且以席勒自比，海外的华裔学者夏瑞春教授称他为“中国的席勒”。

席勒也是我国人民的朋友。他读过我国明代小说《好逑传》的德译本，赞誉这本原著是“叙事艺术的杰出成果”，但对译文不甚满意，曾动笔重译，可惜未能完成。席勒在

诗集中收有《孔夫子的箴言》一诗，说明他对我国的孔子非常崇敬。他还根据意大利作家戈齐的作品改编了一部有关中国的戏剧：《杜兰朵，中国公主》，抒发了他对中国被压迫妇女的同情。

席勒爱中国，中国人民也很热爱席勒。1985年3月重庆市四川外语学院由中德两方的学者共同召开了一次“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席勒逝世180周年，这充分说明席勒是中德两国人民共同敬爱的伟大作家。

《强盗》

德国的弗兰肯区。穆尔伯爵府邸的大厅里，小儿子弗朗兹与老穆尔伯爵正谈着一封刚从莱比锡来的信。老穆尔很关切地问起，是否有在那儿求学的长子卡尔的消息。弗朗兹讲话吞吞吐吐、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他似乎不知如何和父亲谈这么一封信，像是怕由此会影响父亲的健康。因此还得另外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再谈。

弗朗兹既像自语，又像是有意说给父亲听：“这个消息可不是一个风烛残年的人能够听得的。”他接着又说：“还是先让我走开，为我堕落的哥哥流一下同情的眼泪再说吧。卡尔既是您的孩子，又是我的哥哥，我应该永远遮盖他的丑事，我应该永远不开口。”

老穆尔已经从中听出弦外之音，他不由得叫道：“天哪！啊，卡尔！你知道你的行为是如何地使一个做父亲的

心里难过吗？好消息让我快活，可是现在，唉！每一个消息都是让我一步紧一步地走向坟墓去啊！”

弗朗兹假惺惺地说要走，怕父亲承受不了信中带来的坏消息。这样一来，老穆尔更坚持要他讲，于是，弗朗兹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请您原谅，我不能让您亲自读这封信，也不能让您听到全部的消息！”他开始读信。

信的大意是，由于有约在先，事无巨细，都得如实禀告，因而勿作隐瞒，呈告有关令郎的消息：“卡尔已堕落为一个凶暴淫恶，人神共弃的人。”弗朗兹读到这些关键词句都反复地念上两遍，老穆尔听了面如死灰，以手掩面。弗朗兹故意停顿住不再往下念：“圣母玛利亚啊，您连一点儿都还没听到耳朵里，就已经这样撑不住了吗？”老穆尔嘟哝着说：“全部让我知道吧，往下念，往下念！”

弗朗兹接着读下去：“……令郎的罪恶已经达到极顶，至少照我的想象，他所做的也不能更甚于此了，然而他在这方面的天才也有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昨天午夜，他已经决定对他所欠的四万金币的巨债置之不理，并且对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女儿进行非礼，在决斗中把这位小姐的情人击伤致死，这个人是上流社会中一位英武有为的青年；而他却和同伙的七个人计划远遁了——”

“够了，不要再往下念了，孩子！”老穆尔请求道。弗朗兹嘴里说着：“我会体恤您老人家的感情的。”可是，他仍然把信读下去：“逮捕状已经送到。被害人竭力申诉，要求严惩，赏格已经出来，上面所指名的正是姓穆尔的人。”他一

边说：“爸爸，不要信以为真吧，连一个字也不要信以为真吧！”一边把信撕毁。老穆尔听到这些，只觉万箭钻心，悲痛万分。他喃喃地自语：“我的名声！我的高贵清白的名声啊！唉，我的指望！我的黄金般的美梦啊！”

弗朗兹步步紧逼，他用带点酸楚的语气，嘲笑老穆尔对卡尔的宠爱，诋毁卡尔的言行。他说自己的哥哥不知羞耻，缺乏光辉美好的德性，辜负了父亲对他的期望。卡尔的热情，只是体现在对妓女无微不至的关怀，对销魂的荡妇，卡尔倒是肯粉身碎骨的！他狠狠地用语言的重锤敲击老伯爵的心，说卡尔行为放荡不羁，在莱比锡短短的六年，已是形容枯槁，原来生龙活虎的身体已经走样，快把生命的油熬干了。将来说不定还要带领乌合之众，混迹绿林，让疲倦的旅客所带的包裹变轻，为自由竖立起一座强盗的纪念碑。他劝父亲最好改名换姓：“否则，那些小贩和街上的野孩子会用手指点着您，说他们看见过您那位大少爷的像片悬挂在莱比锡的闹市上示众呢。”

弗朗兹又说自己是早就看出了哥哥卡尔的低劣本质，卡尔以前看见教堂，常常像犯人看见监狱一样地害怕。接着，弗朗兹又假惺惺说：“唉，我恨不得他不姓这个穆尔才好，恨不得我对他不这么有感情才好！我这种不忍割舍的，但是有背上帝的情感，保不定将来还要在上帝的法庭前受审呢。”

老穆尔感觉到这些话里带着刺，隐含着指责，他疲惫无力地说道：“原谅我吧，我的孩子！请你不要生可怜的爸

爸的气，他发现他的计划只是空中楼阁。上帝通过卡尔把眼泪送来了，现在要通过我的弗朗兹把它从我的眼睛里擦掉。”弗朗兹闻言心中窃喜，觉得火候已到，他顺着父亲的话说：自己将为父亲竭尽全力，把父亲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老伯爵有点宽解，语调平缓地说：“可是你还有更大的责任呢，我的孩子！上帝会报答你以往和以后对我的孝顺的。”

弗朗兹乘机说：“那么请您告诉我一声，如果您不再叫那个儿子为儿子，那时候您还是一个幸福的人吗？”这问话又像一把匕首扎向老穆尔的心窝。他想起当初自己把刚由收生婆送来的卡尔举向天空，高喊“我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吗？”时的情景和心境。现在已经沦为逆子的卡尔，实在让他难于言说，“唉！他已经把我折磨成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儿了。”他叹道。弗朗兹得寸进尺，继续煽风点火：“可不是吗？您有这个儿子一天，您就要痛苦一天。如果您不要这个儿子呢？”老穆尔惶恐不安地阻止弗朗兹再说下去。

弗朗兹要父亲舍弃对卡尔的爱，因为这是父亲一切烦恼的根源，只要把卡尔当作没生下来，或者算死了，烦恼就可以一了百了。老穆尔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你要我诅咒我的儿子吗？”弗朗兹佯作不解：“决不是这样，决不是这样啊！你不应该诅咒您的儿子，但是这又是您的什么儿子呢？他的生命由您而得，而他现在却用尽一切力量来缩短您的生命。”老穆尔长叹一声，倒在椅子上：“唉，这是太真实了！这是对我的一种判决啊，上帝就是派他来判决

我的！”

弗朗兹继续攻击卡尔，以稳定老穆尔受到他暗示后闪过的想法：废黜长子。他故意诘问：“假如他把您十年宝贵的生命拿去换取荒淫的一刹那，假如他把父亲保持住的七百年清白家声拿去葬送在一时的花天酒地里，难道这是以爱报爱吗？难道这就是对待‘父慈’的‘子孝’吗？难道您也把他叫做您的儿子吗？什么时候您才能把眼前的雾障去掉呢？您的宽恕只会促使他的荒唐，您的庇护更会叫他觉得自己行为的合法。”老穆尔噤嘴不语，弗朗兹见状，赶紧出主意：“爸爸，您想一想，假如您有时候对他的罪恶给一点惩戒，他说不定还可以回一回头，变好一些呢？如果他甘愿执迷不悟，继续堕落，那是他自己的事，那时，爸爸，您又能怎么办呢？”

老穆尔受到小儿子的挑动，心肠一硬：“我要写信给他，与他脱离父子关系，叫他永远不要到我眼前来。”话刚说完，他又心软了，于是补充了一句：“一直到他改邪归正。”弗朗兹是处心积虑地想置卡尔于死地，因而闻言赶紧说：“然而如果他戴着伪君子的假面具来了，让您洒了同情的老泪，又用甜言蜜语骗得了您的宽恕，随后跑掉，在妓女的怀里嘲笑您的懦弱，您又会怎么样呢？”他提议老穆尔不必亲笔复信，免得让卡尔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父亲的原谅。回信可以由他来写。老伯爵想想自己心已破碎，实难下笔，也就应允了小儿子代笔的要求，但是他再三关照，不要让长子陷入绝望。弗朗兹心中狂喜，嘴里很快地应道：“就这

么办了！”老穆尔悲伤愁郁地离开大厅。

弗朗兹看着父亲的背影，怪笑一声：“算了吧，老不死的，你再不能把他紧抱在胸前了，这条路是断了，如同天堂地狱一样地隔绝了。”他弯腰从地板上捡起撕成碎片的信纸，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认出，这是他的笔迹。他暗自得计地思忖：待会儿，这些已达到效用的纸片将完全销毁。那个老家伙不久也要因为烦恼而送命，至于那个把一半生命拴在卡尔身上的女人，他也要把卡尔从她心头抹去，让自己取而代之。

他常为自己不是独生子、相貌丑陋而愤愤不平，觉得命运对他太吝啬。可又感到不必过于悲观，因为任何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成为大人物或是小人物的。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就和那被一切人都怕的人一样强而有力。他野心勃勃，要以不惜犯罪的代价去干，因此残忍自私地下了决心：凡是限制我不能做主人的束缚，我都要连根拔去，即使要动用武力去争夺。

在萨克森边境的一家小酒店里，卡尔坐在一张桌旁，聚精会神地读着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写的《希腊罗马伟人文传》。他的朋友斯皮格尔勃在桌边自斟自饮。他们都属于自由派青年。卡尔抬起头，说自己真有些讨厌这个时代。斯皮格尔勃一边喝酒，一边笑嘻嘻地劝卡尔还是谈谈犹太历史家约瑟夫斯写的书。可是卡尔的思绪还留在刚才读的书的印象上，他嘲笑世风日

下，人们只是虚伪地应酬，看见一只鹅流了血，可以同情得晕倒。而看见他们的对手破了产，却要鼓掌称快。卡尔觉得自己不安的灵魂要翱翔，可是这个世界却要他把身体放进妇女束胸的紧身衣里，把自己的意志放进法律里去。他满怀激情地宣称：“呸，呸！这个懦弱的，被阉割了的时代，除了只会咀嚼前一代的事业，除了只会在书本上用注释和在舞台上用扮演糟蹋古代英雄而外，是别无所能的。”他认为，只有自由才能造成巨人和英雄。法律只会把老鹰的飞翔变成蜗牛的爬行，是永远不能产生伟大人物的。他但愿古日耳曼民族英雄赫尔曼的精神能死灰复燃。

卡尔把佩刀往桌上一扔，站起身来，意气奋扬地说：“我要率领一队人马，把德意志建成一个共和国，让罗马和斯巴达与它比起来仅仅像个尼姑庵。”斯皮格尔勃一下从凳子上跳起，大声地为卡尔这一想法叫好。他提议用恢复犹太王国的名义做号召，好好地干一番。卡尔握着他的手，豪爽地笑着：“伙计，这种疯狂的行为可是要到尽头了。”他的同伴觉得惊讶：“怎么？你是要来个浪子回头吗？你过去那些侠义的行为曾征服了我们，我们就像凯旋的大军对他们的领袖一样尊敬你。你难道不再是卡尔子？我还记得你手持酒瓶，千百次地嘲笑你那个老吝啬鬼的父亲，说他到处搜括，爱财如命。你呀，从前还有点大丈夫气，可是——”卡尔打断了他：“该死，你使我想起那些事来了，我真说过那样的话！那是酒后之言，我的心听不见我的舌头在嘀咕什么啊。”斯皮格尔勃不知卡尔此刻的心境，因而他仍絮

絮不休地说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情：他家园附近有一条约八步宽的溪水，一群小孩子比赛谁能够跳过去，结果大家都扑通扑通地掉到水里。有一次，他惹了一条狗，狗一怒挣脱了链子，向他扑来，他只得拼命地逃，不巧，前面横着的竟是那条溪水，只有拼命一跳，才有生路，谢天谢地，竟跳了过去。

斯皮格尔勃总结说：“由此可见，人的力量是会在困难中增加的。也就因为如此，命运一定会把我造成伟大的人物，谁让我一生的命运这样多难呢！”卡尔生气地否定他：“我不知我们还需要什么勇气，我也不知道我们还缺乏哪种勇气！”斯皮格尔勃狡黠地劝导他：“你想任凭你的天才枯萎下去吗？你以为你在莱比锡的胡闹已经达到人类智慧的顶点了吗？我们还该到更宽广的世界里去见识见识呢。把本领往大处使用，那才过瘾。你等着开眼界吧！伪造笔迹、掷骰子、耍耍花招、怎样开锁拿东西，这些雕虫小技还得由我来露几手呢。”卡尔似听非听地随口应道：“你还能再怎么样呢？”斯皮格尔勃喝了好多酒，他以为卡尔讲这话是在激他，愈加兴奋起来了。他说从东方到西方，都已传遍了他斯皮格尔勃的声誉。卡尔瞥了他一眼，语调冷峻地说道：“祝你一帆风顺，你从罪恶的柱子往上爬，爬到荣誉的顶点上去吧。可在我的祖先森林的树荫下，在我的爱玛丽亚的怀抱里，自有一种高贵的享受在引诱着我。”他说自己已经写了信给父亲，把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真挚地请求父亲的原谅，邮车就将抵达这个边境城，一